

“我可以成为自己觉得优秀的人”

3岁母亲失联7岁父亲去世,爱写诗的常德少年被伯伯抚养长大,高考后赴上海挣今后大学的生活费

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黄康睿 谭芳丽 报道

“大海边总有礁石,是树长出的叶子,充满激情地四处溅射……此刻我只想认真地再看一看自己,再回忆自己的姓名,就像一位遇不见的挚友。”

18岁的湖南常德高三毕业生左力,习惯用写诗来排解内耗。这个3岁时母亲失联、7岁时父亲去世的大男孩,个子不高、四肢瘦削,安静得像一株植物。父亲去世后,伯伯辞掉外地的工作,回家把他抚养长大。

爱的诗人和亡父都叫“海生”

7岁之前,左力的世界只有父亲。父子俩常常并排躺在床上聊天、看电视,那是他最温馨的记忆。

父亲因脑溢血骤然离世的那天,年幼的他正坐在房间里看电视。当噩耗传来,他脑海中一片空白,甚至天真地以为“也许爸爸没有死,只是残疾了”。

孤独的青春期里,左力表示,在特别伤心和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,会通过写诗来发泄情绪。左力最喜欢的诗人是海子,他会在海子诗歌的明媚中汲取能量。

但真正让这份热爱变得沉甸甸的,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缘分——海子的原名“查海生”,与他父亲的名字“左海生”,只差着一个姓氏。

左力告诉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,高考结束后,他很想对父亲说:“非常感激您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。这11年来,儿子很大一部分是靠自己挺过来的,我也相信这次自己会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。”

除了对亡父的思念,左力对生母的情感十分复杂。母亲在他出生起便几乎未曾谋面,仅在父亲离世时短暂回来过一次,此后11年再无联系。他表示内心难免有埋怨,但也试着去理解,“她或许没有能力来照顾自己”。

对于母亲,他也表露了内心的声音:“希望她好好活着,好好生活。等我以后长大了,自己再去见她吧。”



▲左力在湖边接受采访。

◀临近出发去上海,伯母给左力送来鸡蛋等食物。
图/记者黄康睿 谭芳丽

伯伯辞掉工作回乡把他抚养长大

11年前,左力的父亲左海生因脑溢血骤然离世。得知噩耗,常年在上海打拼的伯伯左松柏当天便赶回常德老家。从那天起,他放下大城市的工作,成了左力的“爸爸”,这一照顾,就是整整11年。

在常德津市毛里湖镇中心村,这对特殊的“父子”成了村里让人难忘的组合。邻居们记得,这个沉默寡言的男孩读书极其用功,而伯伯为了养大他,吃尽了苦头,“一个大男人养大一个男孩子,不容易”。

为了维持生计,伯伯左松柏在村里做帮工,每个月两三千元的收入并不稳定。伯母此前在上海帮女儿带孩子,平时偶尔回来,左力高考前,她还专门赶回村里照顾他,直到考试结束。

左力就读的津市一中距离家有30公里,每个月只能回家一次。每次返校,都是左松柏骑着三轮车送他去汽车站,再转乘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学校。在未成年之前,左力的学费由当地政策和爱心人士一对一帮扶解决,每个月1000元的生活费中,左松柏会固定给他200元零用钱。

“之前在上海,每天给鱼喂两顿饲料,比较轻松。回老家之后,上海那边叫我回去上班,但我拒绝了,因为要照顾孩子。”为了供侄子读书,左松柏每天早上送左力上学后赶去干活,收工后再去学校接他回家,做饭、洗衣服,从未落下对侄子学业的监督。

护着兄弟俩长大,这重担表哥一扛就是十年

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梅玫 报道

茶陵少年颜仟城自幼痛失双亲,母亲临终前将兄弟二人托付给表哥尹世民。整整十年,表哥一家扛起抚育重担,护着兄弟俩安稳长大。今年,颜仟城顺利走完高考全程。作为体育特长生,他体考取得290分,心中目标院校是湖南工业大学,如今文化成绩尚未公布,他心里依旧捏着一把汗。

“哥哥,我给你也磕一个”

6月18日,端午前夕。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登门探访时,颜仟城正和表哥忙着收拾香烛鲜果,准备去父母坟前祭拜。

“上一次来是过年。”时隔数月,坟头早已长满荒草,尹世民和颜仟城拿着镰刀,一点点清理干净四周杂草。

颜仟城跪在坟前,声音哽咽,对着长眠的父母诉说心里话:“爸妈,这些年我

过得很好,多亏姨妈一家人,更多亏表哥一直照拂我们兄弟。”

叩拜完父母,他忽然转过身,直直跪在尹世民面前:“哥哥,我给你也磕一个。”

尹世民见状连忙上前,一把将少年扶起,紧紧把他拥入怀中,一遍遍地轻拍他的后背安抚:“快起来,都过去了。”

十年前临危托孤,表哥挺身揽下重担

故事要回溯到2016年。彼时尹世民的小姨刘福兰身患重病,已是弥留之际,而孩子们的父亲早已因肝癌离世多年。她召集所有亲戚,只为安排两个年幼儿子日后的去处。

尹世民的母亲刘建兰,是一众亲人们里最想收养两个侄子的人。可苦于没有稳定工作,刘建兰始终没有底气开口,只能私下把这份心意告诉儿子尹世民。

小姨托付孩子那天,尹世民下班赶至现场,房门外阵阵吵闹声传出。各家

各户都有生活难处,再加上刘福兰不愿两个孩子骨肉分离,同时收养两个孩子,成了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难题。

眼看场面僵持不下,尹世民主动站了出来,当着所有亲友和病榻上的小姨许下承诺:让她安心养病,即便她不在,自己也绝不会让两个表弟流落他乡、骨肉分离。

往后十年,尹世民肩上扛着一大家人的生计:年迈父母、尚且年幼的两个表弟,还有比颜仟城小5岁的女儿。为养活一大家人,他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。可每月三四千块的收入,要撑起一大家人的开销,终究是杯水车薪。

直到几年前,有人将他抚育表弟的日常发到网上,无数网友知晓了这段故事,给他送来许多善意。尹世民顺势注册自媒体账号,靠线上分享,家里的经济状况才稍稍好转。

回首十年的奔波与辛酸,尹世民说

他能跟别人比的只有成绩

左力坦言自己是一个内心拧巴的人,害怕成绩落后,排名下降,害怕不能考出好的成绩。他说:“我没有家庭的托举,想要实现经济独立,只能拼命考出高分;而想要获得好工作,只能依靠学历,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链条。我能跟别人比的只有成绩,这点我从初中就意识到了。”

端午当天,左力将启程前往上海,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出远门。去往上海的机票是堂姐购买的,她希望左力去上海放松一下。但左力计划先参观当地的高校,再找一份暑期工赚取生活费。

临行前,伯母往他微信里转了500元,嘱咐他“在上海买点好吃的”,还往他的行李箱里塞满了热乎乎的煮鸡蛋;68岁的伯伯则亲自开着三轮车,将他送到开往常德的大巴站。

“毕业了,又不是家里暴富了。”面对未来,左力坦言他没有毕业旅行,也不奢求新手机。高一时,他也曾对“诗和远方”有过憧憬,但如今他更渴望凭借自己的实力去实现理想。

他表示,自己不想过多依靠伯伯一家,“毕竟不是亲生父母,不能过多索取,哪怕是亲生父母也不该这样”。左力目前最大的心愿,就是早日实现财务独立。

6月20日凌晨两点,左力抵达上海。堂姐在机场出口等候多时,见面第一句话便是心疼:“怎么瘦了这么多,是不是没好好吃饭?”

当天下午,左力来到上海交通大学。他告诉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,自己的分数离上海交通大学录取线可能会有差距,尽管如此,他还是想亲眼看看顶尖学府的样子,“就像旅行,喜欢一个地方,不一定要定居”。

他在图书馆门前停留,因没有卡无法入内,便静静坐在雕塑旁休息,直到细雨飘落才离开。在校门口,一群穿学士服的学生和家人正在合影,左力在一旁驻足良久,眼神里满是羡慕。

“很想穿一次学士服,我或许不能成为像他们一样优秀的人,但可以成为自己觉得优秀的人。”左力说。

自己从不后悔。

二十万爱心捐款引非议,十年分毫未动

当年刘福兰病重时,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前后捐助近二十万元,除去治病、办理后事花费的五万元,剩余款项一直由当地义工联代为保管。

自从做自媒体走红后,这笔善款反倒给尹世民招来不少非议。不少网友揣测,他收留两个表弟,纯粹是贪图这笔救助金,钱款早已被他私自占有。

近期,在尹世民全程协助下,颜仟城兄弟二人正式领回剩余钱款,全部存进兄弟俩各自名下。尹世民说,这笔钱是他们母亲留着以后供兄弟创业、成家或是修缮房屋的,不到紧要关头不会动用。

站在一旁的尹母听完这番话,红了眼眶,泪水顺着脸颊滑落:“两个孩子的钱,我们全家一分一毫都没碰,那是我妹妹留给她孩子的。”